

## 結語

請問在基督裏的各位聖徒安。在我這裏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。在該撒家裏的人特特的問你們安。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。(腓四：21-23)

書信結束時的問安，是一般的體例；但這不是說，使徒是沒有感情的人。相反的，他表現出豐富的感情，關心聖徒。他向以弗所的長老，說到在他們中間工作時，“三年之久，晝夜不住的流淚，勸戒你們各人”(徒二〇：31)。他吩咐教會說：“與喜樂的人要同樂，與哀哭的人要同哭”(羅一二：15)。這是說到要關心肢體，並不需要禁止流露熱情。保羅書信，有一部分或大部分，是口授別人代筆寫的，如：羅馬書是由德丟執筆(羅一六：22)，但他自己會在最後寫上幾行，表明親切，或提示重要注意的事(加六：12-18 林前一六：21-24 西四：18 帖後三：17)。因此，那不是不經思考的客套，或官樣文章的程式。

書信開頭，說到“在耶穌基督裏的眾聖徒”(腓一：1)；現在臨到結尾，又再提到“在基督裏”。這是說，同蒙主恩典的人，被主揀選分別出來，不屬世界，自然被世界恨惡。這些因信歸於同一位主，有同樣信仰，同一生命的人，合成一體，是基督寶血所買贖的真教會，也就是基督奧秘的身體。我們只有一個頭，就是唯一至尊的元首，在天上而充滿萬有的基督。地上教會中，真信主有生命的“各位聖徒”，是各自為肢體，與往古來今所有的信徒，共合成基督的身體，也就是宇宙性的教會，是基督的新婦(弗五：22-30)。既是這樣，基督“新婦”顯然是指全體教會，不是指各別的教會，聖經更從來未用以指聖徒個人；不過，各聖徒要存聖潔忌邪的心，“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”(林後一一：2)，不分男的女的，都要專一忠心。

保羅有基督豐盛的生命流露，遠超過僅作教師；他所到的地方，總會吸引人到祂那裏。在監獄裏，帶著鎖鏈，顯然不能去探訪，社交；但仍然有“在我這裏的弟兄”。在教會歷史上的耶柔米，住在洞窟中；聖安東尼，在僻遠的沙漠裏；以及聖方濟(法蘭西斯)，都有這種吸引人的能力，遠超人為的方法，也不是提供世俗的利益。有人把禮拜堂變成曠野，但施洗的約翰把曠野變成禮拜堂。

保羅能使人凝聚到主面前。當然，這些並不都是在監獄裏的弟兄團契。

“眾聖徒”包括在羅馬歸信基督的聖徒們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猶太人，也有羅馬人，可能達到相當的數字。因此，有必要特地提出“在該撒家裏的人”。當然，保羅不是低賤到以地上有地位的人誇口。有人對此表示疑問：羅馬皇帝家裏的人會成為基督徒？是否只指“御營”護衛軍的人呢？在古時所謂“家”字，指居室，廟堂；家可以有主人，女主人，兒女及孫輩，包括奴僕，以及僚屬侍從人員。有人以為初期教會的成員全是下層社會分子，其實並不盡然，保羅說：哥林多教會中蒙召的“有尊貴的也不多”(林前一：26)，並不是說沒有尊貴分子，只是說“不多”，就是“不多”，還可見是有的；而且那是特指哥林多教會地區性的成分。從聖經記載，福音從開始就普傳到各階層。在跟從耶穌的人中間，有大公會的議員約瑟和尼高德謨(約一九：38,39)，又有希律王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(路八：3)可能還有見證耶穌釘十字架的百夫長(可一五：39)。使徒行傳記載的，有埃提阿伯女王的銀庫總管(徒八：27)，該撒利亞的百夫長哥尼流(徒一〇：1)，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，自然不會不是貴族，他還成為安提阿教會的領袖和教師之一(徒一三：1)；居比路的方伯士求保羅(徒一三：7-12)，帖撒羅尼迦更有不少貴族婦女(徒七：4)，庇哩亞有些尊貴的希臘婦女

(徒一七：12)，是查考聖經在真理上有根基的信徒。羅馬城有管理銀庫的以拉都(羅一六：24)，既然是信徒，該撒宮中有人信主還會遠嗎？這些是最早外邦人信徒中尊貴的人，但他們在教會中沒有特殊地位：教會不該以尊貴人信主為榮耀，他們該以能信主為榮耀。可見在凱撒王宮成員中有基督徒，並不是不自然的事。奇妙的是，那時的羅馬皇帝，正是迫害教會的尼祿(Nero, 37-68, 在位 54-68)。總之，教會是被救贖的會眾，在神面前是平等的；因此，不能把“地位”帶到天國，給尊貴人以特殊尊位；但也不能拒之於門外。

為甚麼使徒特地提到“在該撒家裏的人”？這是要堅定信徒對神主權的信念，相信神奇妙的作為，在任何環境中都能忍耐交託。在以色列極惡的王亞哈宮裏，意外的神卻預備了一個“自幼敬畏耶和華”的家宰俄巴底(王上一八：12,13)，為了要救助保守神剩下的先知。在猶大惡王西底家的時候，神在王宮裏預備了太監古實人以伯米勒(耶三八：7-12)，為了用他作救助先知耶利米的器皿。保羅把王宮裏有主內肢體的消息，寫給教會，他們會為此一同感恩，更加堅定心志，恆忍不動搖。

當保羅在哥林多的時候，主在夜間異象中告訴他：“不要怕！只管講，不要閉口；有我與你同在，必沒有人下手害你，因為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百姓。”(徒一八：9,10) 遇到孤單可怕的境況，害怕是正常的事；因此主才有必要鼓勵使徒，向他保證有主的子民：真屬神的人，不會坐視肢體受害，神的時候未到，更不會任人加害祂的僕人。現在，保羅又處於極不利的環境，身繫縲紲，這次神藉使徒身邊有信主的人這事實，再給他鼓勵，使他心靈得自由，有喜樂；他也願把這信息和感受，傳達給所愛的腓立比教會，叫他們放心，叫他們知道，福音的大能超越在世界的勢力，神在任何環境都能得勝。

第二世紀的教父特土良，在為主勇敢作證，留下了壯語名言：“殉道者的血，是教會的種子！”他對莊稼的主有至高主權，能完全相信，所以不畏權勢，不討人喜悅；他筆下使用的語詞：“神若願意”，“神賜福”，“神許可”，是基督徒著作中最早見的語句，表明他的觀念，對神的主權深信不疑。到君士坦丁帝(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, c.280-337)時，他的軍隊中已經有許多基督精兵；所以接受基督教為國教，成為政治上的合理考量，是自然的事。

使徒給腓立比教會書信的結語：“願主耶穌的恩常在你們心[或作‘靈’]裏。”再次提醒聖徒，持久超自然力量的來源也是共同的凝聚力的根基：與主永遠的，超自然的生命結連，才能夠忍耐到底而得勝，“至死忠心...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”(啟二：10,11)。對聖徒個人來說，主定的時間之前，沒有誰能加害。在主的主權和大能之下，“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”教會(太一六：18)，這是祂寶貴可靠的應許。

願主的工人，主的教會，常保守在主的恩中：持守我們的信念，維繫我們的愛心，堅定我們的理想，磨礪我們的恆忍。要確實知道，我們是在得勝的一方。願我們更像主基督，效法使徒保羅，殷勤工作，直到主榮耀再臨。阿們。